

你方唱罢我登场

离开高加索之后在欧洲本土迁徙的雅利安人，最早到的是希腊半岛。那个半岛的最南端以及克里特岛上，早在公元前2000年代也出现了一期文明——地中海民族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但当他们来到这里时，也像印度雅利安人一样，面对的只是古文明的废墟。而且他们与古文明的毁灭之间的关系也像在印度那样莫衷一是：到底他们是毁灭了古文明之后才入主这里的？还是他们的入主借助了古文明的毁灭，而杀害古文明的凶手另有其人？古文明在当地留下的唯一记忆就是那场因为海伦的爱情而引起的战争——特洛伊战争。但当吟唱它的《荷马史诗》定稿时，人们发现，除了那场战争的情节梗概之外，几乎所有的历史细节都是新文明的，比如，史诗里的英雄们乘马车进入战场，然后跳下车来作战——新来的希腊人只是听说过战车兵，但骑马或徒步作战的他们想象不出战车兵作战的样子，所以只好把战车当作纯粹的交通工具来用。所以，当希腊的古文明在20世纪20年代也

以建筑遗存的形式被发掘时，人们面对克里特的迷宫也只有惊讶。惊讶是失语的症候，而失语又是文明断裂在语言表达上的症候。如此奢华的配备浴室和冲水厕所的多层建筑简直太现代了，但却不属于真正的希腊人，希腊人没有多层建筑，中世纪的欧洲人终于有了多层建筑（城堡），但城堡是用于防御的，阴暗湿冷，住在里面的贵族或国王们枕戈待旦，却常年不能洗澡。这样的欧洲人或许对迷宫的建筑细部或阿伽门农金面具的掐丝技术津津乐道，但是他们进入不了克里特—迈锡尼人的灵魂，后者的文字（线形文字a）仍像谜一样地挺在那里，拒绝被释读。

两河流域处在亚欧大陆的走廊地带，走廊地带频繁的文化碰撞有助于说明最早的文明（公元前3000年代）何以产生于此，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那么多的文明——从苏美尔到巴比伦，再到亚述、波斯——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却始终没有一种文明能以贯之地经历文明的所有阶段：参与文明征服（毁灭）接力的文明总是在征服了别人几百年之后，又被别的文明所征服；而且这种接力很难产生文明的累进发展，一种被征

服的外族文明，并不能激发征服者俯身继承的意志。这就可以解释，四千多年以后，在游牧的贝都因人到达这些曾经的古文明区域时，根本没有遭遇真正的抵抗——没有哪一种古文明的后裔会认为自己对整个中东文明的命运负有责任：假如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被毁了，谁会去阻止或为此复仇？巴比伦人？米底人？还是亚述人？对于中东世界，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更可怕的是，伊斯兰教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占领了他们的灵魂，四千年的古文明，汉谟拉比法典和世界上最早的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字）仿佛从来就不曾光顾这片既幸运又可悲的土地。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相对而言，出现在中华文明地平线上的夏人一上来就在河南洛阳的二里头大手笔营造王都，为后世一举奠定了“天地君亲师”的文化基建盘，然后经过高代在精神—神话世界和人心秩序上的苦心经营，经过周代史诗般的征伐和在政治秩序上的杰出擘画，终于成就后人回望视野中的“上古黄金三代”，即便经历了秦汉时期（汉族）民族意识边界和国家边界的双重确立，隋唐的梵华同化和儒释混成，明清的改土归流与东亚朝贡体系，仍然让我们神往不已、心悸不已。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并非人人可以释读，但它让人感觉亲切，我们今天的文字就是从它那里演化而来的。我们可能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人制作了这些青铜器，但我们就是这些人的后代，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构想和

左图：希腊迈锡尼遗址。著名的建筑“狮门”被认为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这些人生活的时代留下的建筑。

